

【城记】

## 长在泉水边的孩子

□玄军

我是出生在泉水旁的孩子,济南的泉水和我相伴已达80个年头了。

我家就在黑虎泉边的小巷里,一下台阶就是泉水。记得当我还是个五六岁的小屁孩时,就经常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光屁股小孩在白石泉旁的“三皇庙”(一个高出水面约半米的小神庙)的水塘里,打水仗,嬉戏,抓小鱼、小虾。旁边是一座略高出水面的青石板小桥。每天都有阿姨、大姐姐们在青石板桥上用棒槌敲打着洗浣的衣服,发出嘭嘭的声响,很远、很远都能听到。而我们这些光屁股的小孩在水中嬉戏的水花经常溅到她们身上,于是马上换来一阵面带笑容的训斥……在蒙蒙的细雨中,青石板路泛着一股深情的气息。雨线,纷纷扬扬,如丝如织,落在水面,画出了一圈比一圈大的波纹。

黑虎泉旁的青年游泳池开池了,我和小伙伴们就从大人的腿缝间挤了进去。望着池泉水,我心里犯了嘀咕:小裤衩湿了,回去俺娘会训的。于是我脱掉裤衩跳到了水里。没承想,刚爬上岸,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脚,回头一看,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在训斥我:这里又不是澡堂,能光着腚吗?回家穿裤子去!说来也奇怪,事情过去70多年,可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大人“凶神恶煞”的样子。

时光荏苒,我背上书包进了学堂,走过了小学,走过了中学。每天走在那青石板上潺潺流着泉水的巷子,真是“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”。此时,我和伙伴们早已不满足于“三皇庙”那浅水塘了,于是在黑虎泉、小板桥、大板桥、老电灯公司旁的河道、大明湖、五龙潭、无影潭、珍珠泉、浆水泉、百脉泉甚至南部山区的卧虎山、锦绣川、锦云川水库都有了我和伙伴们的身影。

上大学了。山东医科大学游泳池张开双臂欢迎我这泉水里长大的孩子,在课后或午休时间都能看到我在游泳池中遨游。我成了校游泳队的主力,不管是蛙泳、蝶泳、仰泳或自由泳,甚至是跳板上的飞燕入水。同学们问我:是谁教会你游泳的?我心里说是济南的泉水。

毕业了,我成了一名心脏科医生,又回到了泉水旁。几十年来,虽然工作繁忙,但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则——每天清晨去和泉水亲近。

我下到清澈见底的泉水里,从白石泉,游经黑虎泉、九女泉、玛瑙泉、迤迤西游——琵琶泉、五莲泉、豆芽泉、胤嗣泉、金虎泉、任泉、古鉴泉——直达趵突泉、五龙潭,有时间就一直游到大明湖,然后原路返回。

春天,我游在绿水微暖的河道里,两岸是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浓。迎春花摇曳着婀娜苗条的身姿微笑着。夏天,在知了的伴唱下,柳枝轻拂水面,烟晨雾里万缕千丝炫耀青碧。秋天则是秋高气爽,花瓣自在飘零泉水自在地流。仰卧水面看那碧蓝碧蓝的天空,云卷云舒,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。而冬天飘落的雪花洒落在水面上,洒落在我裸露的肌肤上,也轻轻地洒落在我的心里。晨曦的天色还朦朦胧胧,挂在天上的月亮仍是那么耀眼。仰卧水面看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河面上,皎洁的月亮轻柔地在薄薄的云层间穿过。我走,她也走。淡淡的轻雾浮起在河道上,又像笼罩着轻纱的梦。啊!济南的泉水,我的母亲!我躺在你的怀抱里,忘却了尘世间的烦恼。我陶醉在泉水的幸福里,我沉浸在泉水的温馨中。当东方的红日冉冉升起的时候,我带着激情,带着兴奋,带着笑意又开始了新的一天!

泉水是无数诗人的生命,诗人也因泉水成全了自己。我不论走到哪里,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总是半是荷花半是柳,半是山光半是湖的烟雨古城和那玉带似的护城河。漫步在护城河畔,领略着济南古城的风韵,望着蒙蒙的细雨,浩瀚的烟波,浮黛的远山,停泊的画舫,不禁想起了北宋大诗人黄庭坚的诗句:济南潇洒似江南。

一江泉水向东流,流去的是美丽的往事和思念。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,那潺潺的流水声在我耳边回响。而我那颗心啊,一直跳跃在那透明的泉水里。我真的发现,那流水声就是号角,而那透明的泉水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!

投稿邮箱:  
qlwbhzb@163.com



寻访老商埠

随着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强大,照相对于现在的人来说,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。可在没有手机,数码相机也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代,照相可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。紧靠中山公园的皇宫照相馆,是济南开埠以来最早的一家照相馆,自1932年开业至今,没有迁过址,没有停过业,可以说,这家照相馆是目前济南最老,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照相馆。它的历史值得细说。

## 父辈在这里拍照为荣 皇宫照相馆,现存济南最老的照相馆

本报记者  
朱文龙



皇宫照相馆开业于1932年,创办人是历城人张鸿文。

张鸿文出身贫寒,早年曾任冯玉祥将军的司机。在韩复榘出任山东省主席后,他当上了济南市工务局局长,在任期内捞了不少油水。有一天,张鸿文和部下去鸿文照相馆照相。这家照相馆当时是济南市内规模比较大的照相馆,技术精良,设施齐全。张鸿文对照相馆拍的相片很是满意。因为店名与张鸿文的名讳相同,张鸿文对鸿文照相馆格外关注,进而,他对摄像行业产生了兴趣,萌发了创办照相馆的念头。

在部下的迎合下,张鸿文以每月33块大洋在经三纬四租了一座两层楼房,即现在皇



## >> 取名“皇宫”,意做济南第一

宫照相馆的西半部分。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营业,是因为附近商号较多,地处繁华地带,经营照相业务比较有利。租下店面后,张鸿文利用职务之便,请来能工巧匠,修建了玻璃房等设备。尤其是门面装修得颇具特色,有两大四小六根半圆浮雕龙柱,门两侧的大龙柱上雕有“皇宫照相馆”几个猩红大字,每个字的周围安有彩色灯泡数盏,很是气派。

开业后,张鸿文雄心勃勃,扬言要把济南的照相馆都挤垮。张鸿文说这话并不是没有底气的,他专门从北京请来两名高级技师,购进外拍机和转机,提供人像之外的外拍以及大型合影业务。此外,皇宫照相馆室内挂有各色布帘调

节光线,下面利用反光板打辅助光,并配有各种布景和道具。当时济南有二十一家照相馆,从店堂到设备再到技术力量,皇宫照相馆都是首屈一指,无人能及。

皇宫照相馆开业后,生意很好,张鸿文也常为店里招揽生意,如上面来山东视察、社会团体来访等大型合影照,都是由皇宫照相馆操刀。张鸿文也经常陪同一些军政要员前来照相,如果遇到出门不方便的社会名流,他还会派自己的小轿车接送,借此,张鸿文发了大财。

就在皇宫照相馆生意最为兴旺的时刻,日本人占领了济南,张鸿文跟随韩复榘弃城逃跑,他所创建的皇宫照相馆也成了乱世中的孤儿。

## >> 日军占领济南,皇宫照相馆易主

皇宫照相馆创立不久,张鸿文就把照相馆经理之职让给了其父张学慧。济南沦陷后,兵荒马乱,一些商号即便营业,每天也活得战战兢兢,经营很成问题。皇宫照相馆也是如此。

自从日本人占领济南后,皇宫照相馆虽说每天都开门,但收入不断下降,店员、学徒大量出走。日军对照相馆,报社、书店的控制甚严,照相馆每天都要把照片送到日本宪兵队检查、盖章,否则将会以“不法刁民”论处。随着日本人对济南掠夺的加剧,皇宫照相馆与其他行业一样,经常遭到日军、汉奸的敲诈勒索,到1942年初,昔日顾客盈门的皇宫照

相馆变成了一栋无人问津的小楼。这时,经理张学慧年事已高,已经无力经营照相馆,无奈之下,只得将皇宫照相馆转让,设备全部出租。

第二年,与皇宫照相馆相邻的容影照相馆技师白树元、王誉重合资承租了皇宫照相馆的全部设备和门面。在办理营业手续登记注册时,白、王两人在字号“皇宫”之后,增添了“昌记”二字,以示区别,但是门面上的字号并未改动。后来传说“皇宫”的“皇”字是白、王两人姓氏的结合,这一点纯属巧合。皇宫照相馆易主之后,面貌焕然一新,不出一年,又再度振兴,成为全市声誉最高的

照相馆。日本投降以后,欢庆的人群纷纷涌向照相馆合影留念,皇宫照相馆的收入也水涨船高,渐渐达到了张鸿文创业之初的水平。

最后再说说那个跟着韩复榘跑了的张鸿文。1947年秋,原皇宫照相馆创始人张鸿文挂着国民党少将的军衔回到了济南,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皇宫照相馆不仅落入他人之手,还发了大财,十分生气,气冲冲地来到照相馆找白、王两人算账。两人慑于张鸿文的权势,只好笑脸相迎,因为两人已经把“皇宫”的房产买下,张鸿文想收也收不回来。经中间人调停,白、王两人破了点儿财,赔礼道歉方才无事。

## >> 现存济南最老的照相馆

纪律、温和的态度,使全店人员打消了疑虑,马上开门营业,还积极为随军记者冲洗照片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、朱德、董必武等领导人来济南视察时,都曾在皇宫照相馆拍过照。

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皇宫照相馆与青岛的天真照相馆一道被定为特级店,成为全省荣誉最高的照相馆。“文革”时期,皇宫照相馆改名为“红艺照相馆”,成为济南独家扩放毛主席像的照相馆。

1987年,皇宫照相馆恢复原名,后经过整修,恢复了原来那种古色古香的容貌,同时

还增设了照相器材、彩色摄影、相机修理等服务项目。

如今,皇宫照相馆已经成为目前济南市最老的,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照相馆。走进照相馆,会发现这里安排得古朴优雅,干干净净。东面部分陈列着照相馆各个时期的杰作,有一木质楼梯可以上二楼,二楼陈放着一些照相器材。西面由里外间组成,外面放着两台台式电脑,里面是照相工作间。

有人说,哪怕是那些在皇宫照相馆拍摄的最简单的肖像照,也都是最值得珍藏的作品,每一张光影的底色,都能勾起回忆的画面。